

回望

HUI WANG

宋文模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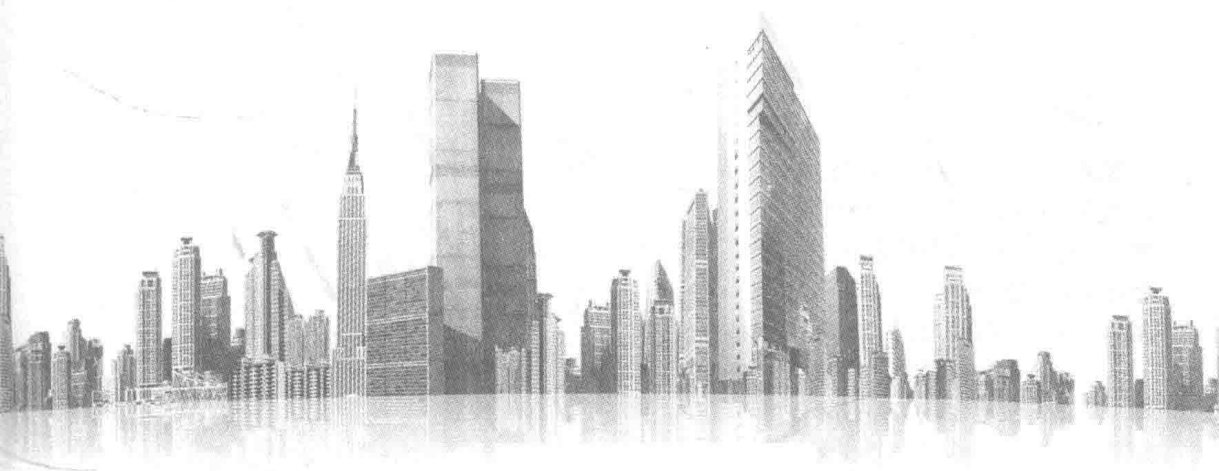


山东友谊出版社
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

回 望

HUI WANG

宋文模 著



山东友谊出版社
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回望 / 宋文模著. — 济南 : 山东友谊出版社,

2017.5

ISBN 978-7-5516-1387-3

I. ①回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9555号

主管单位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山东友谊出版社

地 址: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
邮政编码: 250002

电 话: 出版管理部 (0531) 82098756

市场营销部 (0531) 82098035 (传真)

印 刷: 济南霏帆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 170 mm × 240 mm

印 张: 12

字 数: 150 千字

定 价: 32.00 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 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)

目 录

守 夜	1
恨 铁	3
谈 话	6
上 纲	8
宣 泄	12
排 长	15
采 访	16
舷 梯	22
永 别	24
编 外	28
疏 忽	30
跳 墙	32
援 藏	35
流 产	38
接 机	41
醉 酒	43
益 友	46
暖 夜	47
获 奖	51
牛 血	53
遇 狼	55
执 着	59

月 光	61
承 包	64
洗 脸	69
广 告	73
瞌 睡	75
惧 内	78
愁 奖	81
发 奖	84
借 房	87
惊 魂	91
头 发	93
受 气	95
秋 菊	98
传 销	100
香 蕉	102
除 夕	105
偶 遇	108
合 伙	111
开 业	114
裂 缝	117
病 倒	119
调 换	121

滑 坡	123
怨 气	126
打 架	128
起 火	131
莲 花	134
好 意	136
义 乌	139
返 程	142
竞 选	147
分 工	149
连 挫	153
表 决	158
签 字	163
举 报	170
调 动	173
派 车	175
点 睛	176
事 故	177
请 客	178
回 望	181

守 夜

窗外的梧桐树叶被秋季渐凉的晨风吹拂得“沙沙”作响，屋里的周平原摆弄着一台擦拭得一尘不染的座式收音机，心里却被喇叭里发出的“沙沙”声弄得忐忑，调节频率钮的手也略微颤抖着。

周平原是山海省广播电台新闻部政文组组长，他已过不惑之年，过早谢顶，戴一副近视眼镜，一副学者派头。

“老吴啊，不是和你说过没事不要动我这台收音机吗？你用完倒是给我调回来啊，让我这大清早的找不到台。”周平原冲屋里高声喊道。“老吴”是他的妻子，虽然两人都不老，可这个“老吴”的称号，已经陪伴他妻子十多年了。

“谁动你的收音机了，我只是昨天擦桌子时挪动了一下，我早就说过你那个老古董该扔掉了，谁现在还用这个啊。”屋里传来“老吴”不满的回答。

“好了好了，找到台了。先，先别说话。”周平原说着话拿起早已准备好的钢笔，拧开帽，对着桌上摊开的稿纸，开始聚精会神地听收音机里发出的熟悉声音。

“各位听众早上好，今天是 1985 年 9 月 29 日，今天早间新闻的内容有……”

周平原的眉头皱耸着，鼻头时而微动，钢笔尖在纸上断断续续地划动，纸上出现了几个连不成词句的字，有些字的下面还被加了下划线。收音机上盖着的一块绸布，因声波震动轻微地颤动着，它

仿佛是在老周紧绷的神经上弹弦。

时间既像是在不知不觉中溜走，又仿佛凝固般难挨，终于伴随着一句“今天的早间新闻就播报到这里”，周平原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，看了看桌上的稿纸，套上了钢笔帽。

“听完啦，来，擦把脸吧。”老吴说着话递过来一块湿毛巾。

“嗯，听完啦，今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”周平原缓了缓神，接过毛巾擦了擦鼻尖上的汗。

老吴又道：“都什么天气了还出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。你这个组长当的，比个台长都累。”

周平原自豪地说道：“台长怎么了？台长这个点也在收听早间新闻。”

见老吴不说话，周平原撂下毛巾继续道：“你是不知道厉害，你忘了老组长是怎么下台的了？现在这还多少好一点了。那一年，这早间新闻还没播完，电话就到了台长家里，宣传部长打来的！开口就批，你们电台的报道怎么搞的，出这么大的错误，你这个台长还想不想干了，马上到省委说明情况！”

周平原惟妙惟肖的声音把老吴逗笑了：“就好像是你接的那通电话似的。”

周平原笑了笑：“电话不是我接的，可这是实事。结果老组长受处分了吧，我这个组长能当到现在，没别的啊，就是俩字——小心。”顿了顿，“所以说啊，早上什么都可以不干，这新闻却是不可不听啊。”

看到丈夫认真的样子，老吴揶揄道：“你听有什么用，现在听出问题还能改呀？我看你这是叫花子守夜——多余。”

周平原第一次听到老吴以这种口气跟自己说话，而且说的还不无道理，心中不免一惊，咦！一个汽车配件厂的工人怎么能说出这

样的话，这个道理我以前怎么就没想到呢？

想归想，但不能在老婆面前丢份儿，所以仍嘴硬道：“净瞎说，你懂什么，我和你是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。”说完提起包上班去了。

恨 铁

在周平原收听早新闻的时候，他的副手副组长林之鹰正在床上躺着，她刚被丈夫做饭时弄出的声响吵醒。

俗话说名如其人，这话一点不假。林之鹰，四十岁，长着一双鹰隼般有神的眼睛，生得又高又瘦，处处透着女强人的精明干练。她的厉害在台里是出了名的，很少有人敢惹她，在家里的权威更是毋庸置疑。丈夫叫柳富林，是市农展馆馆长。别看柳馆长平日在馆里指挥若定，见了老婆大人连大气都不敢喘。

林之鹰有个偏头痛的毛病，昨晚发作时吃药压下后睡着了，可早晨醒来仍隐隐作痛。她吩咐丈夫给周平原打电话请假后盖上毯子继续躺下，过了很久才迷迷糊糊地睡着。

突然，林之鹰被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惊醒，她本来以为是在做梦，可醒来一看表已经中午十二点半了，外面的确是一阵紧似一阵不同寻常的敲门声。林之鹰急忙穿上衣服来到门前，心想是谁有什么急事能这样敲门呢。当从门镜中看到是丈夫单位的司机小付时，她连忙将门打开。小付进屋后一边大口喘气，一边道出事情的原委。

原来，上午十一点多钟的时候，柳富林馆长与陈一恒副馆长因

工作上的事情吵了起来，不知心情不好还是怎的，柳馆长脾气非常糟，不大的事竟把杯子摔在地上。当他要摔第二只水杯时，陈副馆长上来抢夺，玻璃杯在争夺中碎掉一块，陈副馆长的手被割破一个口子，鲜血直流。本来事情到此就结束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伤，柳馆长不是故意的，陈副馆长也不想把事情闹大。可不知谁的嘴快，跑到农展馆后面的宿舍院里把这事告诉了陈副馆长的妻子董小丽。她正好歇班在家，得知消息后一路小跑来到馆长办公室。她先用手绢给老公包扎好伤口，然后质问柳馆长为什么要用玻璃伤人，制造血案。

可能因为平日老婆大人管教过严，柳馆长突见女性质问立马软了下来，说话也开始结巴起来，嗫嚅道：“不是我……伤的……是他自己……抢杯子不……小心弄伤的……”

“是他自己伤的吗？自己伤的能这么严重吗？有你这样欺负人的吗？”见柳馆长回答不上来，董小丽又道：“这样吧，你把事情经过写出来。”

听完董小丽的话，柳馆长竟真的拿出稿纸，趴在桌上认真地写了起来，写好后双手交给了董小丽。陈副馆长心中暗暗叫苦，担心事情越闹越大，心想：老婆呀别闹了，你叫我以后怎么和柳馆长相处呀。但事已至此，他也不知怎样处理才好。

董小丽煞有介事地拿起稿子仔细阅读，虽已到下班时间但仍没发话让柳馆长回家，小付这才跑来向林之鹰报告情况。

林之鹰听清事情原委后立刻火冒三丈，头也不痛了，精气神也上来了。二话没说，坐着小付的大头车很快到了柳馆长办公室。

办公室内，陈副馆长在玩弄着伤口上的手绢，丈夫像犯错误的小学生一样站在那里，董小丽好像在问着什么。

林之鹰进屋后径直来到董小丽面前，脚下的皮鞋跟踏在水磨石

地板上咔咔作响。

董小丽娇小玲珑，在林之鹰面前，不管从身高还是气势上立刻矮了半截，刚才还逻辑清晰地质问柳馆长，见了林之鹰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最后大着胆子指着柳馆长说了一句：“他把我丈夫的手割伤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他割伤的，你看见了吗？”林之鹰厉声问道。

董小丽忙从兜里掏出柳馆长写的材料递上道：“这是他写的事情经过。”

林之鹰接过材料看都没看，噌噌几下就把那张纸撕得粉碎后扔向纸篓，边扔边问：“你凭什么让他写东西？你是他领导吗？你是党委吗？你是农委主任吗？你能做出问题的处理决定吗？”见一连串的问题董小丽回答不上来，接着道：“听说你还不让吃饭还不让上厕所，你说他犯的是什么罪？就是杀了人也不能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呀？我看你比秦始皇还厉害。”

林之鹰的质问一句连着一句，吐字清晰，含义明确，掷地有声，声震屋梁。她也不等董小丽解释，转身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瞪了丈夫一眼道：“你看你枉长了这么高的大个子，窝囊死了。她让你写你就写呀，真气死我了。”

林之鹰说完后阔步向门外走去。柳馆长一边嘟囔着什么，一边快步追向妻子。

谈 话

周平原刚进办公室，林之鹰便随脚跟了进来，她送了个文件后转身就要离去。就在这时推门进来一个身材高挑、英气逼人的年轻人，他右手拎了两只暖水瓶，左手拿着几张稿纸。年轻人名叫萧锋，是山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应届毕业生，夏天才刚毕业分配到政文组当记者。他礼貌地向两位领导问好后，又面向周平原道：“周组长，您昨天让我抄的稿子我都抄完了。”说着将手中的稿子递了过去。

“哦，先不忙，”周平原笑着问道：“小萧啊，你来咱们组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啊，两个月了吧。”

“今天省电台要一篇小稿，我想就让你来写吧。”

“啊……”年轻人先是一惊，脸上立刻露出亢奋的喜悦，说道：“我写？好，好的，就怕写不好。谢谢组长。”

年轻人刚接受了任务，林之鹰走过来疑惑地问周平原：“他才刚来两个月，能写好吗？”

“让他试试吧，到时候你给他把把关。”周平原笑着说道。

“嗯，”林之鹰应了一声，“小萧啊，你可要好好写啊。”又叹了口气，“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啊，像我刚进来的时候，过了一年多才捞到写稿子。你们算是赶上好时候了。”林之鹰意味深长地瞟了年轻人一眼。年轻人心里乐开了花，也没去体会林之鹰眼神里包含的意思。
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不知为什么，周平原从心底里喜欢这个英俊的小伙子，看哪都顺眼。对萧锋的到来，周平原显得异常兴奋，

这是他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人事处才抢来的师范学院高才生。

记得萧锋报到那天，周平原中午喝了点酒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像个话痨似的给萧锋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。他从电台是党的喉舌、责任大如天讲到年轻人要谦虚谨慎、要有所作为……谈了很多很多，甚至还把自己十几年的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讲给了萧锋。

周平原拿湿毛巾擦了一把被酒精烧红了的脸，看了看正拿暖瓶倒水的萧锋道：“你坐下，我有个烧饼理论讲给你听，烧饼理论就是人的一生不能犯大的错误。一般的错误可以犯，但大错误一定不能犯。有人把犯错误比喻成摔倒，所以一般的能爬起来的摔倒不能叫大错误，受到重创、留有后遗症的摔倒才叫大错误。犯了大错误就像烧饼糊了一样，即使用铲子把它翻过来仍然是个糊烧饼，永远不会变成一个正常的烧饼。”

周平原见萧锋理解了他讲此话的深层含义后，继续道：“我给你讲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年轻人要学会独立思考，不能人云亦云，不能没脑子，就是领导说的话也不能盲从，也不能不加辨别地听。”他见萧锋用诧异的目光看着自己，慢慢解释道：“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我参加工作时我的领导在谈话时给我讲的，我也要讲给你。”

周平原呷了一口茶，讲了一个萧锋认为是一生中听到的最有意思也最有意义的故事：“解放初期，我的领导在咱们省北部一个落后地区的县政府干通讯员，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。有一次跟主任到省城开会，由于是第一次到大城市，看什么都新奇。他第一次知道厕所是可以建在屋内的，第一次见到带隔断间的蹲式抽水马桶。当他向主任询问蹲式马桶怎么使用时，主任不懂装懂，从马桶里面的前面有个洞说起，告诉他小便时脸朝前，大便时脸朝后，这样可以做到便便入洞。”

见萧锋笑得浑身乱颤，周平原便停了下来，等萧锋笑过后继续道：“我的这位领导后来调到省城工作，进城后他真的按老主任的说法上厕所。结果有一次他面向墙壁拉屎时，忘记关门，被同事发现并传了出去。这事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当作笑话传。好事者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面壁先生。”

萧锋这时已经不笑了，他没想到这位直接领导能给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说出这样的话来。萧锋知道，虽然他喝酒了，但内心是清醒的，酒后吐真言。他不喝酒不可能说出这番话，真是字字珠玑、语重心长。萧锋凭这些话认定周平原是一位待人真诚的领导，是可以信赖的领导，跟着这样的领导干肯定错不了。

上 纲

接到周平原组长布置写新闻稿的任务后，萧锋异常兴奋，心里像喝了酒一样阵阵发热。因为在之前两个多月的时间里，他几乎是无事可做，每天的例行公事是擦桌扫地，打水拿报纸，甚至连帮有写稿资格的记者抄抄稿子都要看他们的心情。萧锋常因此焦躁不安，但也无计可施。可他又是一个骨子里闲不下来的人，整天的无所事事让他感觉骨头都松软了。每当有采访编稿任务的时候，他总是希望能点到自己。当机会真的来时，萧锋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。一个小稿件让他一晚上都没睡好觉。直到把稿子写好交给林之鹰的时候，他仍然感觉自己有点云里雾里似的。

第二天一早，萧锋又激动又紧张地打开收音机听早间新闻。自

己昨天编写的小稿被采用了，只是个别词句略有改动。他心情好极了，走在路上感觉天更高更蓝了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甜甜的味道。他照例是第一个到办公室的，轻车熟路地洒水擦地。

远处传来林之鹰咋咋的皮鞋声，她一上班就阴沉着脸，喊萧锋来到自己的办公桌前，办公室的同事不知为什么仿佛事前统一过行动一样，都躲了出去。萧锋心里没了底，却思索不出个所以然。

“萧锋同志，这个，昨天你写的稿子，出了问题，台里边已经开始审查了，具体的处罚措施，过几天就会下来。我先告诉你一下，让你心里也有点数。”林之鹰说着瞟了萧锋一眼，看得萧锋心里直发毛。

林之鹰的话让萧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萧锋脸上现出疑惑惊恐的神情。

“这个，是你昨天写的稿子吧。”林之鹰把几张稿纸放在桌上推了过来。

萧锋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稿子是昨天自己写的那篇不假，可却是复印版，复印可是要新闻部主任签字的。他拿起稿子一个字一个字仔细地查阅，发现自己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写错了，写成了同音异字。他又反反复复检查了好几遍，确定只有这一个错误，抬起头来问林之鹰道：“我把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写错了一个字。萧锋停了一下：“可稿子不是给电台的吗？读出来是一样的啊。”心里想，你顺手改过来不就行了，用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吗？

林之鹰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。她加重语气道：“看来你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。你竟然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字改了，是何居心啊！你胆子倒是不小，这要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非把你打成反革命不可！”林之鹰说这话时想狠狠地拍桌子，可能有

所顾忌，便用手指轻轻地敲了几下桌子。继而说道：“你这个属于政治错误，台里这两天就要开会研究。不过，写检查是免不了的。”

但只是这样也把萧锋吓了一跳，本以为这不是什么大事，现在却被上纲上线到了如此地步。他脸憋得通红，一半是生气，一半是紧张。

见萧锋这副模样，林之鹰仿佛达到了目的似的，紧紧盯着他，语气缓和了一点，说道：“你好好去想想吧。”顿了顿，“我想你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，但是呢，也不用有太大的心理负担。错误既然已经犯了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你们啊，现在是赶上好时候了，要是在过去……”林之鹰鼻子里喷出一股冷气，挥挥手让萧锋回到自己的办公座位上去。

萧锋想了很久才缓过神来，一整天都浑浑噩噩的。下班的时候，在自行车棚里遇到了周平原。萧锋心里满是感激与羞愧。他推着自己的永久牌自行车和周平原并肩向院外走，鼓起勇气向周平原说道：“周组长对不起，我让您失望了。”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。

“唉，年轻人犯点错误是难免的。你这次吧——以后注意点、仔细点就好了。其实，主要是林组长审的你的稿子，你是知道她的，不压事，我知道时她已向台长汇报了，我想挽回也来不及了。当时我——我审稿就好了。”周平原的语气中仿佛带有很大的歉意，说话也不怎么流利，而萧锋听着却格外顺耳。“她就是这么个人，你也别觉得她是有意针对你。不过这也是个教训，不全是坏事，你也别太放心上，不是‘糊烧饼’。”说完深情地看了萧锋一眼，这里面的含义只有萧锋自己知道。

出了机关大院，萧锋看着周平原骑上自行车直到拐了弯，自己才推着车子慢慢地往家走。

对萧锋的处理决定很快就下来了，由于他没有行政职务，台里

没做处理，可能考虑到年轻记者初次犯错误，又没造成不良影响，所以要求新闻部在内部会议上对萧锋进行通报批评，上交检查，扣发奖金。新闻部是处级单位，这样做影响会相对小一些。自己写的第一篇稿子换回来这样的结果，萧锋心里仿佛被几十只老鼠的爪子抓挠，抓挠后却又感觉空落落的。他从大学出来的时候，信心满满，一腔热血，现在的情绪却是一落千丈。

当萧锋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时，父亲和母亲正在客厅的军布沙发上等着他。父亲面带怒容，开口就批：“小锋，你这次很不应该，怎么可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”

父亲是军区离休干部，原来他在厅里的战友已将萧锋受处分的事情告诉了他。父亲平常脾气很好，只是对政治问题非常敏感，这可能是他们那个年代人们的固有特征。

往常对于父亲的批评，萧锋会反驳一两句，可是今天他知道完全是自己的错，就坐着没有说话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你看锋儿也知道自己错了，这也不是什么大错，就别再说他了。锋儿啊，你以后写稿子的时候多加小心，好不好？来，来，吃饭吧，饭都快凉了。”母亲在一旁劝道。

“你这么多年来老是护着他，今天他犯这么大的错误你也要负责任，也要反思！”父亲咬了一下牙筋肉，继续说道：“怎么叫不是大错？我跟你讲，这个问题可大可小！你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，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你不清楚吗？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当辫子抓着，他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！”

父亲一句句带着浓郁家乡口音的训斥像钉子般楔进萧锋的心里，脑浆子似乎也在跟着翻腾。他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，心中更加郁闷，更加羞愧难当。

这时他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不能再让父母为自己操心了。